周官析疑

周官析疑卷之二十四

大史

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灋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

曰建者廢舉損益得與大宰共酌定也法則不言建該於六典也　大史明於天道達於先聖之舊典累朝之故事故凡禮典之因時損益及五官和布於正月者皆得與大宰酌定既掌建典又逆其治則邦國都鄙官府之治成達於六

官者皆別達於大史以聽鉤攷可知矣本職於
約劑則貳六官司民所獻民數則與冢宰司會
同貳天府惟建典不言貳著其異於諸職之相
副也疏乃謂迎受治職文書義尚未該
凡辨灋者考焉不信者刑之
冢宰體重而事繁故辨法者使正於大史
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
司約所掌惟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此職掎都鄙
蓋經界水道工築諸大政役比邑連井並有職

焉易生爭鬬都鄙及萬民皆有之故入約劑於司約兼藏於大史恐其久而抵冒耳若官府之取予則有書契而無約劑喪祭所賖官物則各從其抵不踰時而入於泉府矣安得有約劑疏謂并官府之約劑藏之非也若民間之質劑則自藏之訟而後以質於有地治者黃氏度引小宰八成之質劑以證此亦非也惟大約劑乃入於司約

須告朔于邦國

不曰須朔而曰須告朔者並每月所行之政令布告於臣民也先儒以告朔為告於廟為告朔於侯國言之猶可於須朔言之則贅矣春秋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既朝於廟而曰不告月則為以是月之政令告於臣民審矣

閏月詔王居門終月

李氏嘉會疑天子十二月各有所居為呂氏春秋臆說非也惟常月各有所居故有閏月詔王居門之禮大史正歲年故閏月居門之詔屬焉

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

大師聽軍聲必與大史同車者同律之聲必合時日以爲占武王伐商吹律聽聲推孟冬以至季冬殺氣相併而音尚宮是也

小喪賜謚

小喪專指王宮以卿大夫之謚掌賜者小史也。大史掌祭祀朝覲會同之禮王舉國子無不從則於羣王子之生行終之悉矣故小喪賜謚主作之

凡射事飾中舍算執其禮事

射以觀德、王之動作、禮義威儀、微爲左史記動故使執其禮事。大史之職、自建典以外、皆國之大事、而淵畧於天官、象之術數、兼使有司治之。有馮相氏考歷象、以正歲時、有保章氏察妖祥以占時變、大史不過總其綱維、辨其差忒而已。惟聽軍聲、以知吉凶、執南郊以垂法戒、則天道人事之精微而難辨、顯著而難欺者、大史身任之。蓋古非有道有德者不居是職、故曾氏鞏謂唐虞之世、史臣皆聖賢之徒、雖至周衰、見於

傳記者猶多倜儻非常之人則知周公設官以下大夫而所掌皆與六卿相可否之事所以維持世教之意深矣

小史

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

注疏專以有事宗廟言尚未盡古者大夫歿君不舉其名王時巡舍於諸侯之祖廟亦當有忌諱記所謂以禮籍入正小史之事也　李光坡

曰如男女辨姓東郭偃所謂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之類皆所當詔

大祭祀讀禮灋

大史與羣執事讀禮法而主讀者小史也於大史曰禮書以書協事也此曰禮法則事與書兼之矣史小史之屬史也舊說大史讀禮法時小史以書叙俎簋則經何不直書小史以明之而第曰史乎如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內史掌書王命遂貳之之類

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

賜公孤外諸矦諡無文何也士無諡畢卿大夫則上焉者可知矣六服羣辟及畿內卿大夫易名之典甚繁大史事重且殷故使小史主之

馮相氏

掌十有二歲

梅𣪍成曰太歲十二年一周木星行天亦十二年一周有似太歲是歲星因太歲而得名而太歲究無與於歲星也此節掌十有二歲專屬太歲後保章氏以十有二歲之相專言歲星

冬夏致日春秋致月

梅𣪺成曰致日致月即虞書敬致之義也日行出入於赤道有北至南至之殊月行出入於黃道有陰歷陽歷之分冬夏致日注義盡之矣而致月必於春秋者蓋春秋二分當黃赤二道之交此時測月之弦望可得陰陽歷之眞度而氣之至不至可知矣

保章氏

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辦

其吉凶

志日月星辰之變動、察天象之順逆也。觀天下之遷、考人事之轉移也。必參以人事。然後吉凶可判。（如鄭不復災熒惑退度遠來之類）先星辰於日月者、所掌天星也、致日致月者馮相氏、掌十煇之法者眡祲而保章氏兼掌其變動、何也。凡日月之變動必以所歷分星之度爲占。

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

辨吉凶斷句、水旱斷句、辨吉凶兼天災人禍、人

禍之修救則下經所云救政敘事具之矣若水旱則必預降豐荒之祲象使吏民得早爲之備並降豐象者知何方豐何方凶然後可移用其民而均其食也注未安

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

李光坡曰日月星辰居常而有變動則天下之大異也星土之妖祥占在一國歲之相占在一歲五雲之物占在一時十有二風每月可占蓋以大小久近爲次

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序事

春秋傳梁山崩晉侯召伯宗伯宗問於重人而得其禮所謂訪叙事

內史

掌王之八枋之灋以詔王治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廢四曰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奪

大宰內史所所掌八柄其次第各異何也大宰職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言所以用此八柄之道也故爵祿之後首曰予以馭其幸示不可假以

爵祿也。次曰置以馭其行、必論定而後官也。其當官不職者、則或宥以生、或奪其祿、或廢其身、或詰其過、乃用此八柄之次第也。內史職曰掌王之八柄之法以詔王治、則守成法以待用而已。故爵祿之後繼以廢置、用舍明而後天位天祿無曠也。廢置之後繼以生殺予奪賞罰行而後所廢所置競勸也。先生殺而後予奪者輕重之倫也。此八柄自然之次第也。大宰所詔無殺者、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示勸下之誠也。然曰

生以馭其福則不宥以生者該此矣內史所掌無誅者古所謂誅詰責譴呵而已非法之所及也　唐宋以後有制詔已降而宰相封還辭頭者此正冢宰之本職也有天子宰相成謀而給事中封駁者此正內史之本職也蓋古法盡一二人偶創行之故衆以爲奇史書其事然下能言上能聽者不過千百之十一耳周公列此爲典法使爲人君者皆知爲政體之固然而坦乎不疑爲人臣者各知爲職守所當然而無畏

分過也

掌叙之灋受納訪以詔王聽治

內史掌納訪而宰夫大僕御僕各掌復逆其職之所以辨者何也諸職所謂逆即羣下所納之言也所謂復即王所訪之事也大僕御僕分掌之以達於王內史受之以察其當否然後以詔王治所治之事下於宰夫則使羣吏奉行之官事非聯而實相首尾其不關於冢宰何也凡治皆冢宰所贊則內史所詔王必與冢宰參決可

知矣、注謂叙事即小宰之六叙、非也、小宰以叙聽其情、乃羣吏自以其情告於小宰、此所謂叙事之法、則所納訪之事、有大小緩急、隨事斟酌次第發命、無一定之叙、故不曰叙事、而曰叙事之法也、經於事之有定者、皆直言叙事、樂師凡樂掌其叙事、饗食諸侯、叙其樂事、大胥叙宫中之事是也、

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

不及士者、豈士卑且衆、王不能一一親命、或命

而不以策與詩曰韓侯受命王親命之則命有不親者矣王氏與之謂大夫出封加命爲子男故得策命不知大夫四命受器自宜策命非以出封故也

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

不日讀四方之事書而曰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者曰讀四方之事書則似內史自讀之曰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則知內史之讀爲王之聽之矣

內史掌書王命遂貳之

覆舉內史見親其事而非付之屬史也小史職大祭祀讀禮法史以書叙昭穆之俎簋則其屬史王之命內史親受而書之且貳之則矯假以爲不信者孰敢萌其慮哉漢唐以後中使口銜天憲以亂國常則內史之職廢耳　徐念祖曰凡王之命皆書且副寫藏之也若專言上所書爵祿之命則第言掌貳王命可矣

外史

掌書外令
命乃王所黜陟因革政事之大者令則發徵期
會禁戒政事之小者
掌四方之志
陳氏傅良謂古者侯國不得有史非也太史公
表十二諸侯惟據春秋表六國惟據秦記惜史
記獨藏周室遭秦火而滅則王綱未墜以前列
國皆有史而達於外史可知矣至六國僭王安
肯更達其國史於周特秦得其圖籍而自滅之

耳若列國有史爲僭則孔子不當據魯史以成
春秋矣
若以書使于四方則書其令
凡聘頫之常不皆有書或命以事或有所訪詰
而後有書故書其令使後有攷也不覆舉外史
此令輕異於王命之必內史親書也不貳之亦
以所令輕也虎賁職奉書以使於四方　王氏
詳說謂左史記事右史記言而以大史內史當
之非也大史職無記王動作之事而內史掌八

柄以詔王治執國法國令以攷政事受納訪以詔王聽治凡君舉之大皆具於是矣其他策命諸侯卿大夫制祿出賞賜亦事之不可不籍者然則記事者爲內史明矣外史掌書外令書使於四方之令又掌四方之志達書名於四方則記言者爲外史明矣大史稽天道王之言動宜奉若天道故大史爲史官之長而內史外史左右於王稱名之義宜取於此

御史

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

治令之出、冢宰贊王、復設御史以贊冢宰、惟恐有偏側缺失、得以補察也。以禮官之屬贊治官者、六典八法八則、大史與冢宰共建之。惟御史、習其儀法。察其義類。又王之治法、史必書之也、

凡治者受灋令焉

凡王之治令、及冢宰所掌成法、施於邦國都鄙萬民者、皆御史布之、故凡治者受焉、

掌贊書

五官法令其長得自布書之者各官之史耳惟治令必稟於王然後下於六官萬民邦國故御史贊書　贊書謂書凡治者所受之法令也故置員多其史至百有二十人

巾車

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

此職及司常大司馬皆曰王建大常則諸侯以下不得建明矣而大行人九斿七斿五斿皆曰

建常何也旗常者徽幟之通稱也故司常掌九旗之物名而統之曰常春秋傳三辰旗旂昭其明也大常而外無畫三辰者而統之曰旗則知旗常可互稱而大常則惟天子得建之矣

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

玉路非諸侯所得乘二王之後修其禮物作賓王家車服各從先代觀詩歌白馬則乘殷路可知故金路以封同姓爵衛皆侯則無公爵可知注以同姓爲侯伯是也又言其畫服如上公蓋誤以上公爲

金路與同姓之侯伯、同因謂同姓侯伯得攝用
上公畫服、不知章服豈容踰越、司服職有明文、
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
司馬職仲秋治兵王載大常與此異者、可假爲
祭祀、故建祭祀之旗物以表敬、非即戎比也、古
者出軍、以喪禮處之、故將軍鑿凶門而出、
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
曰同姓以封、異姓以封、曰以封四衛、以封蕃國、
何也、金路不獨以封同姓。如太公封齊宜以金路而同姓

之封爲多象路不獨以封異姓如霍叔復位蔡仲續封宜以象路而異姓之封爲多故不得爲必然之辭若革路則惟以封四衞木路則惟以封蕃國也

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安車彫面鷖總皆有容蓋

車蔽所指各異王喪車之蔽則車旁禦風塵者后安車無蔽則車前蔽也知然者以有容蓋也朝王在宮中故不設前蔽

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乘

棧車庶人乘役車

考工記陳篆必正夏篆以五采畫轂約也夏縵其冐紘具五采與

凡賜闕之

凡授車必會其入賜則其人得私有之故去其籍

大喪飾遣車遂廞之行之

疏謂還以金革象飾之非也彼工官之事也車所掌謂設障蔽耳 雜記遣車四面有障 職中有工百人乃

爲容蓋幄蔽之屬

及葬執蓋從車持旌

不日執蓋持旌從車而別起持旌之文於執蓋後者明執蓋者從而持旌者前導也　此柩車之旌也既久禮祝取銘置於茵至壙茵先入無持銘旌事注誤　龔禩曰司常建廞車之旌及葬亦如之則在道不建故巾車持之

小喪共匶路與其飾

疏大喪謂王小喪兼后與世子非也春秋傳晉

荀躒如周葬穆后叔向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會齊歸薨叔向曰君有大喪國不廢蒐則后世子不得爲小喪明矣蓋謂羣王子三夫人以下路車以賜諸侯則羣王子夫人嬪婦得稱匶路明矣　小喪共匶路而王之龍輴無見焉何也其制宜具於冬官　言小喪則大喪不待言矣地官注疏謂遂師所共稍人所帥蜃車即王之匶路引士喪禮遂匠納車爲證謂天子至於士匶路皆從遂來以康成之勘經於經文

猶或遺忘學者可勿泥而輕於立說乎

典路

掌王及后之五路辨其名物與其用說

巾車道掌車政典路掌五路之名物駕說故分二職疏謂冬官造車訖以授巾車飾以金玉象然後以王及后所乘入典路說本無據亦非事之理以金玉象飾車乃冬官之事也

車僕

大射共三乏

賓射燕射別無共乏者則車僕兼共之明矣而獨舉大射何也按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諸侯則共熊侯豹侯是熊侯諸侯所射豹侯卿大夫士所射也惟大射朝覲之諸侯王朝卿大夫士皆與乃張三侯共三乏若賓射卿大夫不與則惟共虎侯熊侯燕射諸侯不與則惟共虎侯豹侯而乏亦如之也司裘共侯所掌皮也車僕共乏所掌革也

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車載旞斿車載旌大閱王乘戎車建大常而道車斿車並從者量人營軍壘而量市朝則王行雖信宿不廢朝夕之朝若以巡狩會同而講武則視四方之聽朝是也如宣王會諸侯於東都而田於甫草之類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

注云三者旌旗之細又云徽識之書則云某某

之事某某之名某某之號非也蓋官府各有事州里各有名家各有號并書於旌旗之上耳所謂象者卽旌旗也如孤卿同建旜大夫士同建物而所書則别之曰某司徒之旜某司空之旜某大夫某士之物所謂官府各象其事也州里之吏同建旟則書某州之旟某里之旟所謂州里各象其名也如魯三家同建旗則書季氏之旗孟氏之旗所謂家各象其號也各象其事者各書其事於象也名號亦然古文簡奥多如此

觀司馬職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
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各書其事
與號焉則此經之義顯然矣　州里鄉遂也於
鄉舉大於遂舉細也縣鄙公邑也知然者司馬
職中夏教茇舍曰縣鄙各以其名而又曰鄉以
州名野以邑名則縣鄙爲公邑明矣建旐舉縣
鄙而役不言者各象其名如州里無疑也

凡軍事建旌旗及致民置旗弊之甸亦如之
以義揆之似車上曰建樹於地曰置覲禮上介

奉其君之旗置於宮是也葢致民宜樹旗於壇不宜建於車也但月令云司徒搢扑北面誓之誓時亦不宜在車而大司馬職建旗於後表之中豈建樹相對則義有别而散文可通耶

都宗人

掌都祭祀之禮凡都祭祀致福于國

注王子弟立祖王之廟葢因左傳邑有先君之廟曰都不知此春秋亂世之僭禮也諸侯不得祖天子大夫不得祖諸侯乃三代違禮至春秋

爵立文王之廟、鄭祖厲王、故彊家僭擬、或有立
先君之廟者、觀楚公子圍之橫悖、尙云圍布几
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則都家不得立祖王先
君之廟明矣、 史記封禪書高世比德於九皇、
今注亦無六十四氏之說、康成或別有所據而
賈疏引史記以證所見、或唐時史記雜家之注
與、
國有大故則令禱祠、既祭反命于國
注以祭爲禱祠報賽、非也、報賽乃秋冬常祀、有

大故則王崩及寇戎荒札故徧禱於羣神

家宗人

國有大故則令禱祠反命祭亦如之

都宗人職令禱祠反命於國而此於反命下特起祭亦如之之文注謂王又命祭非也禱求也祠報也無緣又命祭葢王國有大故而命禱祠於都家者以其域內有羣神之壝也上所謂都祭祀家祭祀之禮祖廟社稷五祀之常祀也都家各以其時用事不復待命於王若羣神之壝

則或主分星或主山川或主因國帝王賢聖非
都家所得擅祀也故不獨有故禱祠即每歲常
祭至斯必以王命令之祭畢必反命於家乃備
言之者於都言之或疑家之禮有異也於家言
之則都可知矣猶都曰正都禮與其服而家則
條舉衣服宮室車旗也有寇戎保神壝則於都
言之者不先舉羣神之壝則不知其爲禱祠於
羣神也
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灋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

名物

此言以神仕都家者、蓋都宗人家宗人、皆官於王朝以制都家之祀事。其私邑必各有巫祝若王朝以神仕者。則大祝司巫之屬具矣。猶鬼神示之居、亦都家之鬼神示也。若國之神位。則小宗伯建之矣。都家之地、或為分星所在、則其神也。山川林麓、則其示也。因國之無主後者、則其鬼也。其壇兆所宜。必圖度而後定。所謂猶其居也。必掌三辰之法、然後可以猶鬼神示之居者

如春秋傳所載實沈爲參神、神降於莘、曰其至之日亦其物、戊子逢公以登、而知妖星爲告邑姜也、

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鬽、以禬國之凶荒民之札喪、

注謂致人鬼於祖廟、致物鬽於墠壇、而不言天神地示、蓋疑都家不得祭天神地示也、又曰用祭之明日、蓋疑二至正祭天地、無暇及其餘也、不知天子二至。惟祭圜邱方澤。其他鬼神示之

祭時地各異惟都家冬日至致天神人鬼夏日
至致地示物鬼則所謂天神地示人鬼乃其地
之分星山川因國而附以物鬼耳則無不得祭
之疑矣王子弟之守其采地者自可以時舉即
公卿大夫有職事於王朝亦可使其官臣及家
老攝也其禮惟都家有之何也鄉遂地近且狹
則統於王朝大祝可以時致祭故所須祭號有
邦國都鄙而無鄉遂公邑蓋以鄉遂羣吏但有
社禜酺蜡亦其微也公邑大不過縣鄙山川分

星因國包畧甚廣王既命都家以祀則公邑之在稍縣畺者有司亦不得特舉明矣

李光坡曰宗伯掌邦禮雖兼治神人而事神爲重故其設官先後皆以神事次之小宗伯立鬼神示之位肆師掌其玉帛牲牷所以貳大宗伯也祭莫先於祼故首以鬱人鬯人司尊彝鋪筵設同凡爲依神也故次之陳其宗器故天府次之禮神以玉故典瑞又次之祭有尊卑服有等差故次司服先雞人於司尊彝者明禴祠烝嘗

欲及時事也先典命於司服者古者於禘發爵賜服所謂祭有十倫此其一也次典祀守祧未祭守之當祭巡之也次世婦至外宗贊王后內事也祭以追遠喪以愼終故冢人至職喪次之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故大司樂至司干二十官次之貞之夢卜以知其情故有大卜八官假於祝巫以薦其信故有祝巫八官然後有大史四官詳於天道內史三官謹於人治而莫不有祭祀之聯事祭必乘大路載大常故繼以自

巾車至司常四職都宗人家宗人祭有賜禽育事命禱故附見焉雖其間名分之嚴教育之方凶賓軍嘉之禮莫不備舉而無非推仁孝誠敬之心以及於天下默契天親之理以順其秩叙命討之公此天道之至教聖人之至德也

桐城方苞著
安州陳廷彥
高淳張彛歎同訂
臨桂陳榕門

夏官司馬第四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

夏於時爲火於卦爲離離爲甲胄爲戈兵離上

之象曰王用出征詩曰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蓋非威明之極不能用兵以正天下故司馬爲夏官凡國事無非政而獨於司馬言政者張皇六師然後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政行於天下也

張自超曰或謂軍政莫重於馬故夏官主兵而曰司馬非也春秋以前未有謂士卒爲兵者蓋兵民本末分也六經而外三傳國語國策稱師稱衆稱士稱卒未有稱兵者稱兵自漢初始其稱兵皆以器言夏官之屬別有司兵正與師安得以此爲號哉所以稱司馬者

凡車多以馬駕而兵車亦在其中猶地官別設司民而正與師稱司徒則包四民而兼農民之合伍者必如是然後義周而名當也惟不曰司軍制軍則以兵爲凶器而不願民之見兵意亦寓焉耳　書傳殷稱圻父亦稱司馬牧誓司徒司馬司空是也至成王訓官始定其名曰司馬而酒誥云圻父薄違小雅仍稱圻父蓋文誥非命官之比故通用先代之稱

政官之屬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

司馬下大夫四人輿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有二人徒三百有二十人

治教禮刑四官之攷旅皆有官中常行之職業。惟兵則戢而時動。雖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戒也。故軍司馬以下設輿司馬以閑輿衛而教以磬控騶馳之節。設行司馬以整戎行而教之以步伐止齊之數。使習之於不時。而試之以蒐狩。所謂本強而精神可以折衝也。畿內之兵既更

番而試之、六服之國亦各用王朝之法、以蒐乘簡卒、則諸侯之師皆可以從王朝司馬之法。所以六軍同力、如臂指之相使也。楚之強也、卒乘戢睦、日夜無懈、隨會憂其難支、晉之衰也、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叔向歎其不競、觀此則知周公整軍經武之法、雖百世不可易矣、輿司馬之爵高、其任重也、行司馬之數倍、其徒多也、六師之作、每軍輿司馬宜各一人、行司馬各二人、旅下士之居者行者、亦各聽於二司馬、而職文既逆、

無可稽矣　大司馬掌軍政之大者其小治則軍司馬聽之唐時節鎮設行軍司馬祖此　天地春秋四官之攷通治官中之事而夏官則分職何也以戰則車驟徒趨車馳徒走各有節以田則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各有法其事既異則其職不得不分職專然後平時之教練易精臨事之指揮乃便也

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

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

地官比長下士而伍長不言下士何也平時掌五家之治必校行能而賜爵焉軍旅事取壯勇伍長未必即比長之爲士者又自六鄉以外五家之長本非士也

司勳

官中大夫士而外首列司勳非信賞必罰不可

以用師而民之死生聽於將覆軍之法重則有
功者之賞不可以不先也王功國功民功事功
治功五者並列職於司馬之屬何也王功國功
之體大征伐雖包其中而不足特舉也民功事
功治功既成則本強而內外順治有不戰戰必
克矣所謂善爲國者不師也賞功之典非治致
禮刑之所及故惟列於政官爲宜
掌疆
疆界所以正封守禁侵奪王政之大也先王知

後世強衆相陵、必自紊其疆界始故設官掌之
至春秋時大國兼地數圻、則王政不綱掌疆之
職不能復脩矣

候人

注以候人爲候迎賓客之官、蓋據國語敵國賓
至候人爲導之文、此職無候迎賓客事而詩稱
彼候人兮荷戈與祋、候迎賓客非軍事無所用
戈殳蓋候人本主境上候望而有方治來者亦
帥之送之若大賓客自有掌訝與訝士迎送非

候人之職矣諸侯不備官候人或兼攝掌訝之職故國語云然

挈壺氏

挈壺氏隸夏官軍行必載行漏也

服不氏

四官皆各養一牲而羊人馬質並設於夏官復列服不射鳥羅氏掌畜四職何也四官事紛惟兵則不得已而後用官中事簡而國事所用馬與羊最多羅氏所掌羽物實繁掌畜所養事類

雜冗故竝設於夏官射鳥氏則因射而及之又所射乃鳥中膳羞者與羅氏掌畜爲類故别之於庭氏之射夭鳥設官分職之宜講事處物之當卽此可見論官職則射人之下當次以司士諸子以服不氏同有事於射故與射鳥氏四官竝附焉

羅氏

服不氏贊張侯射鳥氏兼爲射人取矢故次射人羅氏掌羅鳥而攏之者從其類也

司士

司士隷夏官、以司馬論辨官材。習察其人。然後用之各當也。

諸子

入成均者必適子、其餘皆掌於諸子、故其職曰掌國子之倅、疏誤、

虎賁氏

虎賁氏不言徒、而曰虎士、蓋勇而有志行者、

旅賁氏

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其地尤近、職尤親、故皆以命士爲之、且世職焉、蓋必材武過人、忠義素厲、而後得與此選、後世逆亂、多由禁旅、使宿衛皆世臣良士、姦凶豈能相煽哉、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其趨者虎士也、徒之強力者也、虎賁之外、更設旅賁、夾王車而趨、乃任官之士、強力而篤於忠義者、故夾王車之左右、視先後者尤親且近矣、曰旅賁、示可以任心膂之寄也、疏以衆訓、則莫衆於虎士、而旅賁則

少或曰以爲下士而曰旅也

節服氏

春官司服辨所用以共其物而已故特設此職使常侍左右凡王登車下車易服弛服之節及風雨寒溫皆在視而得其宜所以謹儀法而王躬是保也司服惟辨禮度共其事簡故設官止二人此職朝夕無間必八人乃可以更番遞代其不以類從司服而屬夏官以與諸僕聯事凡王行行無不從也

隷僕

凡國中之勞辱事、皆罪隸共之。王寢之埽除糞洒、不可使盜賊之子、故以徒代隸、而因以隸名官、謂此僕所掌者隸事也、疏謂與賤者同稱、則司隸中亦有下士、何獨於隸僕則爲賤稱乎、

司甲

甲之成也難、收藏亦不易、故官中之士及府史胥徒視司兵司戈盾以倍也、

司戈盾

五兵五盾既有司兵以掌之而又設司戈盾之職何也司兵事繁大小輿帥及甲士之五兵皆以司馬之法頒焉故王之侍衛別使司戈盾授之府史皆半於司兵其事簡也無胥而徒亦少以士大夫之戈盾皆親授之無所用胥徒也若甲士則衆焉而使胥徒授之可矣故司兵有胥而徒特多

槀人

司兵司戈盾惟辨其物以頒之而司弓矢則別

設繕人槀人何也王親征不過杖鉞秉旄而已五兵不親執也射則時有事焉設當祭祀會同禮射而弓檠矢鉤則無以觀示群下故特設繕人掌王所用以詔其儀而贊其事也五兵盾甲皆成於爲兵器之工官而後輸焉而小大之齊鍛鍊之方惟工師能辨士大夫不能參也矢則其用最多事最要而理甚微同是幹角筋膠絲漆而下工以不足同是冬析幹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體冰析濬而拙者不能爲良且

必視人之志慮血氣。以爲安危。故特設稾人、齎
工使獻素獻成、試之用、書其等、乘其事、以異其
饗而上下其食、又糾之以誅賞。匪是不能使工
皆競勸而用無不利也、

道右

戎右以中大夫、齊右以下大夫、道右以士者右
取其武、故戎右宜尊、賓祭尚嚴、故次之、朝夕視
朝武非所尚也、右以戎兼田、以祀兼賓、而僕各
異者。右主捍衛。其事可兼。賓祀師田。車行異節。

必各有專僕而後事可閑也

戎僕

大僕下大夫戎僕則中大夫何也大僕平時朝夕王所以謹儀法其在軍惟贊王鼓而不共御事蓋王親即戎乘危歷險馬或駭輿咎莫大焉必久更戎事習畧過人不惟進退驟馳保無傾覆且艱難倉卒可輔王以發大命然後能勝其任故慎簡六官之貳衆職之長以充之而不取之於羣僕也戎右以中大夫其義畧同但中大

夫二人之外、復設上士二人、蓋戎田兼事、上士乃田車之右耳、

田僕

田僕數多、以王田道車存車並從也、

廋人

廋疑當作庾、庾露積也、菽粟宜有蓋藏、芻禾恒多露積、馬之阜惟芻秣是視、庾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每閑二人、所掌必芻秣也、左傳有庾皮後周庾信自述受姓之始曰掌庾承周

而司官中別無掌庾庾人則庾職而爲虛明矣、

圉師

校人職自圉人以上圉師趣馬馭夫並分良駑之數而序官不載何也經文已明特於圉人所分揭其數而其上可放而準矣、

土方氏

土方氏形方氏及山師川師遼師所役皆司徒之事而以屬司馬者示有不稟職方之度而侵敗王略者則九伐隨之　大司徒以土圭土其

地而制其域、正此職所掌、

遂師

五等之國、及附庸外、八州皆有閒田、諸侯削地、則歸於閒田、故特設原師以掌之、地官虞衡所主、畿內之山川也、夏官山川原師所主、九州之山川原野也、原師官府胥徒獨倍者、平原較山林川澤爲多也、

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于公司馬

或疑此當爲家司馬職之文、都司馬職後、家司

馬亦如之當繫於此非也家地甚狹大夫不具官安能設上中下士府史胥徒一同於都司馬乎臣謂家之邑宰也家司馬不別設官吏即其家臣也其所以異於家宗人家士者祭則王朝有事焉刑必決於王官兵賦有定其數又少則使其地有司帥以聽於王官而家司馬掌其徵令可矣　注以卿入家與載師職小都任縣地異非也家賦少故王朝不特設官三公官不必備食采者卿爲多而賦兵又衆自當入都司馬

而不入於家